

蘇維埃民主制是 最高類型的民主制

契斯諾科夫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民主制是最高類型的民主制

契斯諾科夫著

契斯諾科夫著 契斯諾科夫著 契斯諾科夫著

契斯諾科夫著

蘇維埃民主制是 最高類型的民主制

馬列主義論著



馬列主義論著

蘇維埃民主制是 最高類型的民主制

契斯諾科夫著

石 健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402

蘇維埃民主制是最高類型的民主制

著者：	契斯諾科夫
譯者：	石健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41,000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50,000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Д. И. ЧЕСНОК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ВЫСШИЙ ТИП ДЕМОКРАТИИ

本書譯自 Д. И. Чесноков 所著 Совет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九五二年出版, 是該書的第九章。

目 錄

一	資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墮落·列寧與斯大林	二
二	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批判	二
二	無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對立性	二
三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民主制的興盛	三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新的、最高類型的民主制度，亦即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體現。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形式、國家制度及其全部內容與活動，都保證着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興盛。

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敵人，即蘇維埃制度的敵人——從銀行界頭子到右翼社會黨人以及大批得到學位和未得到學位的僱傭作家們——天天在卑鄙愚蠢地誹謗蘇聯，硬說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假的民主、蘇維埃制度好像具有極權的性質；他們盡力標榜「自由」與「民主」，彷彿資本主義世界真正存在着這些東西。

但是，所有這一連串的欺騙與誹謗，並不能把蘇維埃制度與蘇維埃民主制的真相向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隱瞞起來。這種真相正越來越深入到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頭腦和心靈中。而這正是合乎法則的，因為對於表明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制的無限優越性的歷史事實，是既不能消除，也不能隱瞞的。

一 資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墮落。

列寧與斯大林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批判

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制進而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制。資產階級的議會制，資產階級民主制是帝國主義時代以前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政治法律上層建築。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較之在封建制生產方式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君主制和等級制，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大進步。它在鞏固與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曾起過重要的作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這時的生產工作者，即僱傭工人，不同於奴隸與農奴，他們已擺脫了人格上的依賴，但是也「擺脫了」生產資料，因此，他們爲要不致餓死，便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除資本主義所有制外，還長期普遍地存在着擺脫了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以個人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

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通常是使政治上層建築適應於起而代替封建基礎的資本主義基礎的需要。在這種條件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歷史上的進步。斯大林同志講

到俄國第一次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曾經說道：「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一種正確的和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當時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為發展資本主義基礎，為鞏固與發展資本主義所有制（它基於對擺脫了人格依賴的僱傭工人的剝削），造成最有利的條件。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下，公民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是掌握了全國主要生產資料和財富的資產階級更充分更有力地實行其經濟強制的條件之一。正因為如此，在壟斷制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凡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最充分」實現的地方（如英國和美國，法國則實現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勢力也就表現得最充分，資產階級完全統治着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而以資產階級議會制形式實現其專政。在資產階級民主制最充分實現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制仍然是形式的、有局限性的和狹隘的階級民主制，即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其特徵是對於窮人、被剝削者則沒有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制是適合於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

列寧在揭穿資本主義辯護者們所妄談的什麼「普遍民主制」的謊話時，曾經寫道：「若不嘲弄健全의思想和歷史，那問題就很明顯：當有各種階級存在的時候，決不能說什麼『純粹民主制』，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制……」

「純粹民主制」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歷史上既有代替封建制而起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起的無產階級民主制。」^①

決不能把民主制與專政對立起來。任何民主制同時也就是專政。作為國家的歷史類型的民主制，是某一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統治形式，是統治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列寧曾以資產階級民主制為例，傑出地證明了這一點。

資產階級共和國、議會、普選權等等——總之，資產階級民主制，較之中世紀封建君主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雖然比中世紀制度進步，但是它的存在却是以資產階級民主制所宣佈的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與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在經濟上的不平等之間的驚人的矛盾為前提的。

如果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權掌握在地主和資本家手中，如果印刷廠、出版事業、廣播事業、電影院、劇院、學校和可以舉行大會的良好場所都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如果被剝削羣衆不僅受着經濟壓迫，而且還每日每時地在各方面受着製造「社會輿論」的資產階級的欺騙宣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來談什麼「純粹」民主制、普遍民主制、自由與平等，這簡直是戲弄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戲弄自由與平等。只有像現代右翼社會黨人那樣可恥的帝國主義的奴僕們，才會頌揚資產階級民主制。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三七——四三八頁。

在生產資料集中於資產階級手中的情況下，在給予羣衆思想影響的主要手段集中於剝削者手中，以及國家政權集中於資產階級手中等情況下，民主制是供富人，即供資產階級，供社會上剝削者少數享用的民主制。資產階級民主制只能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對全體勞動人民的專政。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八年曾經寫道：「法國和美國議會制的經驗明顯地指出：由實行普選權而產生的表面上好像民主的政權，實際上却是和金融資本的聯合，這種聯合是與真正民主制相去極遠並且背道而馳的。在法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裏，議員是由全體人民選舉的，而部長們却由里昂銀行派定。在美國，選舉是普遍的，而掌握政權的却是億萬富翁洛克菲勒的僕從。」●

資產階級雖然在憲法中，口頭上形式地宣佈了普遍平等的選舉權，但實際上他們却力圖把勞動羣衆排除於民主之外，使他們不能參加國家管理，爲了這個目的，他們：

- (一) 利用由於他們佔有主要生產資料和給予羣衆思想影響的主要手段而形成的實際優勢；
- (二) 利用警察官吏的國家政權機關這一鎮壓勞動者的機器的全部威力；
- (三) 在資產階級認爲需要的情况下，隨時使用暴力和完全摒棄他們自己所宣佈的「民主自由」；
- (四) 利用一切手段和機會來削減、限制和曲解憲法所形式上宣佈的民主權利。

● 斯大林：「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六頁。

斯大林同志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對資產階級憲法會給予毀滅性的批判。他說：「另一類憲法樂意接受，甚至標榜民主主義原則，但同時又加上許多附帶條件與限制，而把民主權利與自由損傷無餘。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選舉權，但同時又用居住年限、教育程度以至於財產資格來加以限制。他們說公民有平等權利，但同時又加上附帶條件，把婦女或一部分婦女除外。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等等。」^②

列寧揭發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形式性質，並指出這種權利和自由只是用來掩飾對實際上無權的勞動者的剝削；同時他指出，甚至從形式上來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制也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列寧在嘲笑考茨基關於議會制保護少數者權利的空談時（現在莫里遜和艾德禮等先生也同樣樂意重複這種空談）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的執政黨只是對於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才實行保護少數的權利。就拿他們自己來說吧：艾德禮和莫里遜先生的黨是保護邱吉爾先生的黨的權利的。「……而對於無產階級則在一切嚴重、深刻和根本的問題上，不僅不實行『保護少數』，反而橫施軍事威嚴或摧殘蹂躪。」^③

① 斯大林：「論蘇聯憲法草案」，載「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八二頁。

②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四四一頁。

列寧這些話在我們今天仍有着多麼現實的意義！艾德禮、莫里遜、菲利浦以及英國其他執政者，都是保護剝削者階級、資產階級政黨的權利和特權的。但他們並不保護工人的權利，相反地，而是千方百計地迫害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用一切方法將共產黨人逐出職工會，這是與工人羣衆選舉共產黨人担任領導職位的意志相違背的。

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莫克部長，小心翼翼地保護着法西斯化的戴高樂黨的權利，保衛該黨所舉行的集會，但對共產主義的遊行示威却予以鎮壓，並違反賦予工人以罷工權利的法國憲法而派遣軍隊攻擊罷工工人。

資產階級法院形式上假裝着維護民主、法制和公民的權利，而實際上，它却是資產階級的懲罰機關，是資產階級意志的執行者。在美國一九四八年總統選舉中，以及一九五〇年國會的選舉中，很多州都把進步黨候選人從候選人名單中非法地勾掉，而審判機關却批准了政府的這種非法行爲。在美國歷史上，美國最高法院會多少次將個別具有進步性的措施宣佈爲違憲的法令而阻撓其實行。相反地，像塔夫脫——哈特萊法和麥卡倫法這種真正違憲的並剝奪了職工會的合法權利的反動法案，美國最高法院却認爲它們是「符合憲法的」。美國資產階級法院助長了對黑人的歧視，並爲殺害黑人的反動分子作辯護。法院是資產階級的懲罰機關，同時它保護着剝削者階級的利益。陪審制法院的成員都是富人、大規模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主，以及統治階級的其他代表人物，而對於體力勞動者、僱農、黑人和其他少數種族和民族的代表，以及一切有同情先進的進步思想的

嫌疑的人，則故意不讓他們參加法院。

當勞動者的權利使資產階級感到危險的時候，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愈是發達，則塔夫脫——哈特萊法、麥卡倫法以及其他破壞資產階級「自由」的「法案」，對勞動者的權利的限制也就愈緊。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而是走向死亡的資本主義的實際矛盾。列寧曾經指出：

「馬克思主義者一向認為，民主制愈發達，愈『純粹』，則階級鬥爭也就愈公開，愈激烈和愈殘酷，則資本的壓迫和資產階級的專政也就愈『純粹』。共和國法蘭西的德來福斯事件，自由民主制的美利堅共和國資本家武裝僱傭軍隊對罷工工人實行的血腥鎮壓——所有這些和成千類似的事實，都證明資產階級妄圖掩蓋的一個真理：這就是所有最民主的共和國，實際上都在推行着資產階級的專政和恐怖政策，而且當剝削者開始感到資本的勢力搖搖欲墜時，這種專政和恐怖政策總是公開地表現出來。」●

「在發生危及資產階級的任何深刻政治分歧時」●，資產階級民主制總是被用來培育法西斯主義，準備殘殺和內戰以對付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法則」就是這樣的。

●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卷，第四三九頁。

●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四四一頁。

爲希特勒政權開闢道路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實行統治的歷史經驗已證明了這一點。現在美國和各馬歇爾化國家的一切「民主主義的」以至於「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對共產黨人所實行的可恥的迫害也證明了這一點。

資產階級民主制甚至在其最興盛的時代，即在壟斷制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也是局限性的、虛偽的、供剝削者少數享受的民主制，它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的權利爲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多數爲目的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當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已全面反動的時候，資產階級民主制便具有更加殘缺不全的、虛偽的性質。一方面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粗暴的寄生性和金融寡頭的萬能，另一方面則是革命工人運動的強大發展，勞動者羣衆組織的發展和國內無產階級戰綫上革命危機的增長。這兩方面的總和就引起資本主義議會制的深刻危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於是完全背棄了它從前大吹特吹的民主自由，開始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在取消資產階級自由方面，右翼社會黨人起着特別可恥的作用。列寧和斯大林卓越地揭穿了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指明它與帝國主義、與工人貴族的形成（工人貴族就是資產階級用殘酷剝削殖民地附屬國勞動者和加倍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所得的一小部分來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是有着聯系的。對資產階級特別有利的就是它不必親自而是指使它的隱蔽的走狗——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向民主自由進攻，他們正領

導着工人羣衆組織，並且不僅虛偽地自稱爲民主主義者，甚至還自稱爲社會主義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反動派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到處都是右翼社會黨人開闢的。芬蘭在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情形曾是這樣，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匈牙利、意大利、奧地利和德意志等國的情形，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的情形也曾是這樣，現在在英國、美國、西德和法國以及在右翼社會黨人主張對民主、和平與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實行殘酷鎮壓的其他國家的情形也還是這樣。在我們今天，右翼社會黨人——即所有艾德禮、莫克、格林、舒瑪赫、薩拉蓋特、賴伊之流及其黨徒們，都是包括法西斯勢力在內的各種形態的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最可靠的支柱。

如果說在壟斷制以前的資本主義時代，改良主義的政黨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辯護者，那末在帝國主義時代，右翼社會黨人則爲資產階級使用暴力和強制作辯護，他們把摒棄民主自由僞稱爲進步。右翼社會黨人以最可恥的帝國主義走狗的身份狂熱地迫害共產黨人、民主主義者和一般的和平擁護者。

這樣，在帝國主義時代，所有資產階級政黨——從法西斯分子、三K黨徒、頑固的保守黨人到右翼社會黨人——都站在主張取消民主自由和對真正民主力量與民主分子實行警察鎮壓與恐怖手段的共同立場上，越來越聯合在一起了。只有向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抵抗，只有共產黨領導民主力量進行積極的鬥爭，只有依靠民衆的民主傾向，依靠他們

對和平、民主的赤誠而進行抵抗，只有民衆爲和平與民主自由而鬥爭的積極性不斷增長，才能夠阻止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把人民羣衆爭取得來的最後一點民主自由也消滅掉。

帝國主義與真正民主制之所以不能相容，是因為各資本主義大國的資產階級如不奴役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勞動人民，帝國主義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了。斯大林同志說過，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帝國主義若不壓迫各民族和種族，若不可恥地踐踏被壓迫民族的權利，那是不可思議的事。在英國、美國、荷蘭、法國、比利時等擁有殖民地的帝國，數億殖民地的人民不僅在社會上遭受壓迫，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毫無權利的，在很多國家，他們都被降低到奴隸的地位。此外，甚至連這些國家本國內屬於其他種族和民族的人們，通常也都被剝奪了民主權利。只要想一想美國對黑人的歧視就夠了。

最後，帝國主義之所以成爲任何民主制的對立物，還因為帝國主義若不爲瓜分世界而鬥爭，若不發動戰爭，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而使它們之間的力量均衡遭受破壞時，這種戰爭總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在帝國主義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國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必然驚人地膨脹，黷武主義形成壓倒一切的勢力，無論經濟或社會政治生活都要改造到軍事或半軍事的軌道上去。

在帝國主義時代，決定整個政治戰綫都轉向反動的全部情況就是這樣。最能表明這